

■工友情怀



车厢“暖男”

□李岩 阎蕾 文/图

在咱北京，很多小伙伴对公交乘务员的第一印象就是像街坊一样的售票员大姐，她们亲切、爽朗，富有号召力，每每见到总有莫名的亲近感。而今天我想讲一个我身边男乘务员的故事。

418路首站位于朝阳区金盏地区，这里外来人口众多，早晚高峰时段客流量极大，而且途经的个别道路狭窄，通行能力不强。这些都给司乘人员的工作带来不少的压力。但为了满足乘客出行，车队想方设法增加运力。遇到临时亏员找人加班就成了头等大事。而这时，孙建成就成了第一人选。

老孙曾和车队地勤人员说，我就是孙悟空脑后头的“三根猴毛”，在有人请假，找不到乘务员的时候，您就找我，保证随叫随到。用他的话说，车队是一

个集体，一个葫芦娃是打败不了苦难的，只有七个葫芦娃团结起来，才能成功。

因为为人随和性格好，总有人争着和孙建成搭班。他不仅在工作上同事的好搭档，在生活上也是热心帮手，谁家的孩子放学没人接，他帮忙去接，周末他还组织休息的职工一起骑行，畅游北京。另外，车队有什么重要通知他会主动提示。一件件的小事勾勒出了一个“暖男”形象，同事们都说，有孙建成的地方就有快乐，在他身边好像总能感受到明媚的阳光。

走进他工作的车厢，第一感觉是靓丽，售票台一尘不染。上方张贴的“党员示范岗”标识格外显眼，孙建成说：“这个标牌不仅代表了我的党员身份，更是一种责任。”

驶过几站，车上的乘客渐渐地多了起来，他拿出了幽默疏导的本领：“谢谢，请大家往里走，上次有个大妈买了十个馒头，不往里走，下车变六个了，挤掉了四个。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都自觉地腾出了门口位置，既疏导了乘客，又营造了轻松愉快的氛围。孙建成常说：“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只有乘客高兴了，车厢气氛才能和谐。”

孙建成在乘务员的岗位上十二年无投诉，无违纪，而表扬数位列车队前茅。

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公交职工，他用积极乐观感染着身边的同事，用一心为乘客的理念服务着南来北往的乘客，把阳光播撒在车厢，也实现了自己快乐工作的梦想。

■青春岁月

青春在山谷回荡

□朱宜尧 文/图

见到温淑清那天，是在“知青角”组织的一次活动上。这群年近古稀的老知青们可是玩嗨了。梳起童年的小辫子，穿上幼时的花衣裳，推碾子干农活，温淑清还把玉米须子粘在了鼻子下面，甭提有多开心了！

温淑清是北京的知青，也是最早创建八五九农场为数不多的老知青之一。1970年2月，连队开大会，说要到新地方建点儿，刚满16岁的北京知青温淑清就在其中。

一台拖拉机，拖着装满行李的大爬犁，足足有三十米长，像一条硕大的蜈蚣在松软的雪地里缓缓地爬行。知青们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，沐浴着冬日的阳光，坐在行李上一路欢歌笑语。拖拉机开到了一个山坡上，一边是密密的柞树林，一边是白雪覆盖的阿布胶河。连长下令，就是这儿了。

伐木的伐木，取冰的取冰，一切井然有序。木工师傅们几个小时就建起了八十人的木帐篷。搭上铺，铺上草，把行李铺在上面，便成了安置点。晚饭是硬馒头，喝的就是阿布胶河的水。作为班长的温淑清打头，副班长打尾，一班一班往下排，每班十二人，不分男女，大家在同一个大铺上合衣而睡。

两名年龄大一点儿的老知青烧火取暖。炉子是大铁桶改装的，木头“噼里叭啦”地燃烧着，炉筒子烧得通红，空气中流动着燥热的铁皮味儿，温淑清却



怎么也睡不着，风从帐篷两侧并不严实的门呼呼地灌进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口哨一响，出早操、踢正步，号子喊得震天响，像青春在山谷里回荡。

伙房酷似一个大蒸笼，四处透风，呼呼地冒着热气。取水人送来的冰块很快化成了水，每人两瓢，用作洗漱。大厨们就用河水煮了一大锅苞米粥，每人一碗，没有菜，就着黄豆酱下饭。就是这样的环境，愣是没人喊苦。白天打草、放炮、打石头、建水渠，拓出一片开阔地；晚上看报纸，学语录。

如今，一提起阿布胶河，温淑清就觉得激情万丈。十年的知青岁月早已融进她的骨子里。那里有她建设边疆付出的青春年华，有她的一生。

■图片故事

“小”父亲

□张平 文/图



父亲70岁了，越来越像个小孩子。走路腿抬不起来，脚蹭着地嚓嚓地响，从屋里听，分不清是他在走路，还是我那8岁的儿子。有时候饭菜不合胃口，他就不吃；天凉了，让他加件衣服，得哄好半天；在院子里，父亲边走边吹口哨——全没有一点父亲的威严。

父亲像孩子似的越来越有点“人来疯”。家里来个客人，父亲会故意粗声大嗓地跟母亲说话。还硬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——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，母亲不会和他吵架。客人一走，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。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，第一句话都是：你妈呢？如果母亲在家，父亲便不再言语；如果母亲不在家，父亲便折回头去找，认认真真把母亲找回来。

父亲以前特别节俭，从不肯到外边吃饭，也不吃任何零食。现在儿成女就，没什么大的开支，他也就大方了，经常到小摊上去吃小吃。有一次父亲很委屈

地向我告母亲的状：“我每次都夹一块钱的肉，有一次烧饼有点大，我夹了两块钱的肉，你妈就嫌我浪费。”我感到好笑极了，这哪是印象中严肃古板、不苟言笑的父亲啊，分明是一个馋嘴的孩子！我从口袋里掏出50块钱给他，让他专门用来买烧饼夹肉，并特意叮嘱他：不准告诉母亲。父亲高高兴兴地收下钱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从厨房经过，听见父亲跟母亲以炫耀的口气说：女儿给我50块钱，让我买烧饼夹肉，你看，还是女儿疼我！

有一天我下班回来，看见父亲正向街口走去，我赶紧叫住他，问他要干什么，他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等着大人回家的孩子，咧着嘴笑，说是在等我，怕我找不着家走丢了。我鼻子一酸，心想：你接我的方向都反了，自己都要走丢了，还挂念着我。父亲走在前面，夕阳给他的全身镀上了一层金色，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——我们越来越大了，父亲却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越来越“小”了。



■家庭相册

最遥远的距离

□刘希 文/图

那些年，父亲去世后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了十多年。为了不让他受委屈，母亲执意不改嫁，也因此，吃了许多苦才送他念完大学。

他对母亲的感激是无法言表的，在异乡求学和工作的日子里，他时常给母亲写信诉说自己的计划、成绩和想念，而且一直在信中说：“妈妈，我爱您，我一定要努

力奋斗让您过上幸福的生活。”

后来，他娶了一个城里媳妇，人虽然漂亮，却对他的母亲挑三拣四。当他想接母亲来住时，媳妇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沓，母亲怕他做“夹心饼干”，干脆连去他那儿的时间也少了。再后来，他的孩子也大了，他把精力全花在教育孩子上，对母亲的关心极少，只是逢年过年才去母亲那儿“报到”。

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了，那次，他带着一家三口回家，看到母亲连走路都困难的时候，媳妇才同意把母亲接来

住。他给母亲安排了向阳的房间，又买来一些老人的生活用品，他想，终于有机会报答母亲的恩情了。

然而他却因为工作总是忙，开会、出差，连妻子都嫌他回家的时间少了。他却总说：“男人不为了事业多拼搏几年，活着有什么意义。再说了，养家不需要钱吗，我不出去挣钱谁养家？”

那天他回家，见母亲正在读信，眉飞色舞的样子，他悄悄地站在母亲身后，才发现那是那些年他写的那些家信。信纸已经泛黄，有些已经破烂不堪了，母亲却视若至宝，想必母亲是常拿出来读的。

他问：“妈，这些信您收着干嘛？”母亲笑了，她说：“我儿，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，都是你的信，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”聊及多年前的艰难时光，母亲总是感慨万千，说那些年虽然你在外面读书，但却是最幸福、最知足的。你时常关心我，给我写信，还记得你曾寄给我围巾吗？我一直收藏着呢。

他这才知道，在母亲心里，他远在异乡求学的日子，竟是他和母亲的心在一起最紧密的时候，而这些年，他虽然把母亲接到家里住，却很少关心过母亲，母亲觉得离他很远。

他终于明白，离母亲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而是你就在她身边，却不曾好好地陪伴她。